

李二曲的經學觀——以大學為中心

韓睿嫻 (Han Yae Won)

Chosun University

李二曲（1627-1705），名顯，或稱呼容，字中孚，普通叫二曲先生。陝西省 盩厔 出身，平生沒有過應試科舉。從以學問傳名聲開始，多次推薦過仕宦，不應平生過貧寒的生活，熱烈地研究學問。當時，同二曲繼續在一起學問的交流的顧炎武（1613-1682）是評價二曲的學問，說：“在貧窮的生活，用功學問，沒有老師，完成學問，是我不如李中孚。” 這樣，二曲是在困難的家庭的生活中，沒有老師，用功學問，在這裏 母親彭氏的影響比較多了。 母親說：“古人都是你的老師” 鼓勵一下，二曲加生氣、發奮來，獨學成爲一家。

由明代（1368~1644）終，依滿洲族建清朝，在親自看到歷史的情況中，爲學問的二曲，他的學問的特色是宋代朱子 或 明代王陽明中，不便不依的姿勢，完成爲自身的獨特的學術世界。二曲 說：“在學術，二程·朱子，陸象山·王陽明的存在是好像在輪車左輪和右輪似的，不可能消除一點的地方。因此，一邊高來，一邊退去，都爲衡了。” 這說的話，不是二曲試圖兩處都折衷，而不够學派以爲「反身實踐」的根據，表出來了。這樣，以二曲的學問的特徵，明確表示起的話就是‘悔過自新’與‘明體適用’。‘悔過自新’就是說，覺醒自身的過錯，自身親自新地改善的，而‘明體適用’就是說，將從本生具備的本體保存好，適應現實的生活，成爲經世致用的意思。

在此本稿，收集李二曲的著述與言說的『二曲集』中，以『四書反身錄』（以下，『反身錄』爲中心，觀察經學觀，還觀察，他的獨唱的學說的‘悔過自新說’與‘明體適用說’怎樣爲具顯的程度。『反身錄』是對四書的李二曲的談論，門人 王心敬親自筆史的記錄。在「草稿」階段沒有打算刊行豫定，而把這「草稿」當時的學憲的許澗水讀下去，要表達把‘反身的 旨風’給看士林，做刊行。

關於這『反身錄』的評價中，在『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』（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），根據對於『大學』的‘格物’的說明，李二曲的學的基盤在於王陽明。另外，他的兒子對於二曲的四書的解釋，評價說：該當『四書集註』的‘羽翼’。可知道在這兩種的評價中，後代的人們的評價是隨著看的觀點相互不一樣的。

那麼，二曲的四書解釋怎樣看的妥當吧？將對此的解釋的端緒查到出刊『李二曲』翻譯書的荒木見悟氏的如下說明。“二曲的思想 外觀是好像折衷朱子學和陽明學表示，那個從他的深刻的內省與體驗，確立自身的主體，在該改革世風的祈願，自由地受容和溶解，其存的教學不構。” 即 這樣說，在悔過自新說’與‘明體適用說’ 立腳，『反身錄』成爲構成。特別，弟子的王心敬是對於二曲的四書解釋 說：“一個人愉快地反身實踐，人欲改變天理，身心爲平康。人人愉快地反身實踐，人人都爲君子，世上好象堯舜時代。如此，是至極的政治的根本。集中地讀四書的人不得不忽視。” 在此說的話‘反身’與‘實踐’相當於‘悔過自新’與‘明體適用’。

由此觀察『反身錄』，二曲的四書理解是一邊有脫離『四書集註』的結構，一邊有結構裏爲展開。也把那個叫對於李二曲的四書理解的矛盾點。但是，二曲爲志向的儒學不滿足於理論的糾明，不斷地摸索實踐的儒學。這樣，由於他的實踐重視思想爲經學理解的本質，如當脫離實踐的時候，果敢該脫離『四書集註』的結構。李二曲在章句構，也批評把沒有走向內容的詞的學問叫俗學。而可以說他的學問是悔過自新，明白明體，適應的實踐的學問。